

# 女儿心中，您永远是最帅气的老爸

侯敏

大概在每个女儿的心中，世上最帅的男人，都是自己的爸爸吧。以前我还曾经疑惑，从中学到大学，怎么身边的女生提起爸爸时都会说“我爸年轻时贼帅”，然后便拿出照片证明给你看。我也会赶忙凑过去一边看一边“哦哦”点头，但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认为，还是我爸最帅。

帅气的爸爸能歌善舞，虽然只是个普通小县城里的商业工作者，竟然被抽调到省城的文工团，在舞台上曾经为郭颂老师伴舞。

老爸出身贫苦，10岁便没了娘，家里根本没有钱供他上学，还要帮着爷爷做事，以养活更小的妹妹。老爸上了几年免费的国小，因为学校离家太远，夏天的时候借住在远房亲戚家里。爷爷给人家送点米，算是不白吃人家的饭。老爸曾心酸地讲起，每次他想再添点儿饭的时候，人家就会拿筷子打他的手。冬天的时候，爸爸就不上学了，因为连一双能包住脚的鞋都没有。那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，爸爸的班级是从第二名排起。因为老师说，如果爸爸来上学，第一名一定是他的。

长大后的爸爸，努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当时他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当兵入伍，这遭到了，老实保守、一心想着固守家园的爷爷的强烈反对。老爸是背着爷爷爷偷户口本报的名，为此父子俩三年未见面。三年后，退伍的老爸在县城里有了一份固定职业，终于把爷爷接到了城里。后来，老爸娶了同单位的老妈，又安排爷爷在单位当更夫。这一家三口几乎年年都是单位的劳模，绝对是“光荣之家”。

老爸业务能力强，工作尽心尽力，且为人正义果敢、刚直不阿。对单位的不公不平之事直言不讳，很受领导倚重。同事不敢提的想法，老爸敢于代言，也深得同事们的认可。我记得他们单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吵架闹离婚，大半夜敲我家门，找老爸去评理调和，结果过到了现在，一辈子没离。

老爸步履稳健、嗓音嘹亮，行如疾风，声如洪钟。从单位下班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路口，离我家大概一百多米。老妈经常夸张地说：“你爸在那个路口咳嗽一声，家里都能听见。”老爸身体健朗，得益于坚忍不拔的毅力。他抽了二十来年的烟，说戒就戒了，没像别人

那样需要下几个月决心、用各种零食堵口。连续二十多年，他每天早起跑步，无论冬夏，风雨无阻。晚年得了糖尿病，饮食上有许多禁忌，老爸决不贪吃一口。

老爸不仅在单位是核心人物，在家里也是我们的主心骨。她姥家有九个孩子，老妈是大姐。自从这个大姐夫进门，她姥家有大事小情都要找老爸去共同商议。直到现在，我的姨舅们提起老爸，依然是尊重之余，带着一点敬畏。

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理想的男人形象有三个，一个是敬爱的周总理，一个是姥爷，还有一个就是老爸。现在想来，不觉莞尔。老爸当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伟人，但他是妻子、儿女最信赖和依仗的男人。我从记事起，一直住平房。除寒暑假的扒炕抹墙。因为那时多是泥草房，每年秋天需要修缮以扛过寒冬。那时给大人干活儿得到假，小孩子自是快活疯耍。老爸带着哥哥们和泥、脱坯、扒炕、抹墙，我在旁边拿一块泥巴，捏各种小玩意儿，或者和小伙伴比拼，看谁摔出的泥球最响。那一趟房分三个院，住着门对门的六户人家，每家都是一屋半厨。我家靠路边，老爸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接盖了一间房，我家成了全院独有两屋半厨的最宽敞的人家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老爸出差去了趟广州，为我们带回了个新世界。从此，我家有了自动伞、电子表和一台让所有人艳羡的黑白电视机。邻居们围坐在我们家，像个小影院一样，看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。

后来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很多人家从泥草房搬进了砖瓦房，老爸也想换房子了。批地皮、买建材、找设计、定包工，在我升入高中后的那一年，我家自建了一栋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。房子盖起来，老爸的头发一下就白了。那是一个还没正式搬家的晚上，门窗没安，只用草帘子简单地遮挡着。因为是夏季，夜里也不冷，老爸老妈和我，决定在新房子睡一宿。半夜，一个醉汉在窗下吵吵闹闹的叫骂声，把我们吓醒了。我和老妈屏住呼吸不敢出声，想装作屋里没人的样子。可那醉汉不想离开，老爸起身穿上衣服，走到门外，顺手抄起一把铁锹，用他那洪亮的声音，一声断喝，醉汉嘟囔了几句，还是被吓跑了。那以后，老爸在我心中

的形象更加伟岸了。

老爸是严父，不怒自威。大哥二哥大了，我从没见过他打过。但他很生气地打过一次小哥，因为小哥马上要高考了，还在热火朝天地谈恋爱。从小到大，老爸只被动地打过我一巴掌，因为我打了邻居家小孩儿，人家父母带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找上门来了。除了那一次，老爸对我满是爱护和宠溺。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老爸出差回来。因为工作关系，老爸经常出差，每次回来，都是放下包裹倒在炕上先补一觉(那时出差很辛苦，老爸一生没坐过飞机，也很少坐卧铺，都是硬板加站票。行李架、座位底下老爸都躺过)。我呢，就悄悄拉开老爸的手提包，里面一定有带给我的礼物：或是包着精美玻璃纸的糖果，或是各样的饼干，或是一件小裙子，或是一双小白鞋。当我们那儿的孩子，听都没听过“巧克力”这个词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吃过那个黑糊糊但却丝滑甜美的东西了。

上小学时，我经常感冒。每次生病都发烧，烧厉害了就流鼻血。老妈工作积极好强，又缺少照顾孩子的细心和耐心，每回都是老爸请假在家照顾我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又感冒发烧了。老爸刚给我喂进去的药都吐出来了，他还来不及收拾，我的鼻子又流血了。手忙脚乱之时，老爸连棉袄都没穿，只穿着单薄的线衣，就向院子里的仓房冲去，给我找止血的棉花(是家用棉花，哪里会有医用棉球，连纸巾都没有)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老爸，那穿着单薄因焦急而奔走的身影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去大学报到时，老妈出差，老爸一个人送我。12小时的火车车程，我俩说了很多知心话。系领导看见我的名字说“我知道你，是这届最高分”。老爸逢人便说，深以女儿为傲，也深以他的教育方式为傲——他尊重孩子的想法，不唠叨，不强迫。我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，老爸将我安顿好准备返乡的时候，我拽着他的衣角，哭唧唧地说：“爸，我要跟你回家。”老爸没回头，但我知道他已泪流满面。那些年，我一次次回家、离家，不知惹出老爸多少泪水。

春风徐来，清明岁月。天上人间，日月同辉。

老爸，我知道，您在那边一定挺好的。就让我们在彼此的世界中，在相互的怀念和福佑中，尽享时光，各自安好！



## 伸出温暖手 打开爱心门

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生活报生活益动基金  
账号:08059201040011557  
开户行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山支行  
户名:黑龙江省慈善总会



捐赠二维码  
黑龙江省慈善总会



微信公众账号  
生活报社益动生活



公益慈善大使

我省举办孤独症公益云课堂——

# 专家告诉你“星星的孩子”怎样呵护

生活报讯(记者 李丹)4月2日是第13个“世界自闭症日”。自闭症也叫孤独症。当天，省残联、省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联合举办线上云端公益讲座，该协会会长、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童发育行为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武丽杰带来“关注儿童—成人各年龄阶段的孤独症群体”讲座，针对孤独症的早期发现、早期干预，孤独症家庭康复救助的各项政策，以及康复时应当注意的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解。

“孤独症是一个需要格外关注、格外关爱、格外关心的群体。”在线上公益讲座上，武丽杰重点提及了孤独症的早期发现。她说，孩子在婴儿期，不看人、

不回应、不指点，家长就要注意孩子是否为孤独症了。孤独症越早介入康复治疗，孩子回归主流的可能性越大。正常孩子在婴儿期听见母亲呼唤自己的名字，会有意识地回应；大一些的孩子即使不会说话，也会用手指点物品，示意给身边人看。但是，孤独症的孩子没有这样的表现，当妈妈喊他(或她)时，可能会表现出回应性很差，甚至不予理睬等症状。

武丽杰提示，在怀疑孩子是否为孤独症时，家长通常多关注孩子的言语能力，这是片面的。孤独症孩子的非言语能力也是需要关注的，比如会不会用手势表达再见、谢谢，会不会摇头、点头，

会不会模仿小动物叫等等。

“孤独症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。从整个程度来分，分轻度、中度和重度。从功能分，有高功能、低功能，核心症状就是交流障碍及兴趣范围局限、行为刻板重复。目前，关注重度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较多，关注轻度孤独症孩子的家长较少。但近几年，趋势有所改变。”武丽杰说，轻度的孩子能主动找朋友交流，但交流的技巧和水平欠佳；中度的孩子交流上缺乏主动性，但还可以被动交流，还可能跟着其他孩子跑；但重度的孩子不能交流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根本无法进行。如果将孩子放到一个陌生环境下，孩子不知道找寻亲人，

也不会主动接近同伴，就要怀疑孩子的交流是不是有问题了。针对孤独症儿童到成人的各年龄阶段，应当给予足够的支持、帮扶，以及有针对性的康复培训。婴幼儿期要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干预；学龄前期一定要尽早实施教育训练、行为康复，专业人员指导家长参与训练非常重要；学龄期、青春期要普通教育、融合教育、特殊教育齐头并进，加大随班就读、开展融合教育，配合职业培训；成年期的孤独症，能就业的，家人和社会都要给予支持，培养其自主性，或者在一定的保护和支持下就业，还要做好对孤独症患者的托养或居家养护。

# 孩子，请拉紧我的手

生活报记者 李丹

在4月2日第13个“世界自闭症日”到来时，记者走近为孤独症孩子付出努力的人群，倾听一个个温情故事：

他是老师，五年数以千计地重复训练，终于听到孩子脱口而出的儿歌；她是志愿者，帮助孩子们认识身体，哪怕是简单地拍拍头这个小动作，也会让她感到无限满足；

她是单亲母亲，一人带两个孩子。为帮助患病的大儿子认字、读书，她每天几十遍地反复教，终于，孤独症的儿子能主动认读200多个汉字了……

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又被称作“星星的孩子”。三个故事，三份情感，三份感动。关爱孤独症，很多人都在说，“孩子，请拉紧我的手，我们一起出发”。



胡鑫在给“星星的孩子”上课

## 教师胡鑫：五年耐心训练换来“脱口而出的儿歌”

孤独症康复感知课上，教师胡鑫手握一支竹蜻蜓，双手合十用力一握，竹蜻蜓飞到棚顶，夹在了夹缝里。这时，坐在一旁的小柏(化名)突然开口说话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”五年，数以千计地重复，换来今日小柏的开口言说，胡鑫心中备感安慰。“孤独症的孩子，不说话，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和别人进行语言、眼神上的交流，小柏能有今天这个举动很不容易。”胡鑫说。

31岁的胡鑫是一名孤独症康复教师，“竹蜻蜓”是他给孤独症孩子做的训练项目之一。最初，小柏对这个“熟视无睹”，胡鑫通过“正强化”、“负强化”等教学方法，让小柏在无意识行为中逐渐康复。这期间，胡鑫发现小柏喜欢电子产品，于是在五年的时间里，除了强化教学，还在教学间隙利用电子产品吸引小柏的注意力，让他先理解、再发声。孩子现在已经会说儿歌，生活上也会有很多可以自理了。”胡鑫的言语里透着喜悦。

护理孤独症孩子，需要更多的耐心。一小时给一个孩子换10条尿湿的裤子，屡见不鲜。从教十年，胡鑫帮助300余名孤独症孩子做康复治疗，他们当中已经有孩子通过考核进入正常幼儿园及小学就读。

## 志愿者卓越：学会“拍拍头”一个小动作让她无限满足

“拍拍头，我的头；拍拍手，我的手……”在孤独症康复课堂上，老师带领着孩子们进行身体认知训练，有的孩子年龄较小，跟不上音乐节奏，胡乱地挥舞着小手。这时，21岁的志愿者卓越，轻轻起身，温柔地握住面前每一个孩子的手，让他们轻触头部。每一节课，卓越都会帮助任

课教师指导孩子们学习，日复一日。有一天，当看到一个叫小海(化名)的孩子能够跟随者节奏听到执教老师的指令，精准地碰触头部时，卓越特别开心，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

“今后我可能要走向幼师的岗位，所以在就业前，希望了解这

## 单亲母亲高女士：一个汉字反复教30遍“会读诗”背后是酸也是甜

37岁的高女士是一位单亲妈妈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。大儿子大博(化名)4岁，患孤独症，二儿子小博(化名)虽然很健康，但刚刚2岁。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，从以前不会听指令，到现常被大博气哭，很想放弃，对未来很迷茫。”高女士说，这样的负面情绪一度占据了她的生活。

为了让大博学习，她每天都会把一本唐诗书从头到尾读五六遍，边读边解释：学习认字，“抠字音”，一个汉字反复教30多遍是常事情。后来，大儿子进行康复学习，从以前不会听指令，到现能帮她做简单家务、会读诗，让高女士对生活又有了憧憬。“教学的老师说，如果继续学习，

些特殊的孩子，尽可能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感受温暖。”卓越说，这些孩子，每掌握一个新动作，每进行一次有意识的互动，都代表着长大后融入社会更近了一步，这是志愿者最希望看到的，也是最欣慰的。她说，疫情过后，她还会一如既往地作志愿者，站在孩子们的身后，帮他们学会“拍拍头”。

今后大博进入正常的幼儿园学习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听到这话时，我突然感觉曾经付出的辛苦都变成了甜。”高女士说，作为一个“星星孩子”的妈妈，她希望总有一天，孩子可以自己“走路”，甚至“奔跑”，这也是所有孤独症患儿家长的心愿。

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